

# 國立中正大學「嘉有機會」希望專戶

## 方案二「希望人才專戶」獎助學金 獲獎助者 生命歷程故事分享

獲獎助者基本資料		
姓名：陳立昇		
※心得內容須於本校募款網頁公開分享，請問您是否願意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具名 <input type="checkbox"/> 以「中正人」隱名？ (未勾選者視為同意以中正人隱名分享)		
生命歷程故事分享		

在哲學界中，博士遇到的困難最顯著的莫過於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進行研究並獲得學位後，還要面對畢業後在求職上的不確定性，而土博士由於未喝過洋墨水，畢業時拿的不是國外學校的文憑，因此在求職的競爭上又更顯劣勢。而在這一點上基本上可衍生出兩點困難，第一是為了在求職時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勢必要更全心投入研究工作，以便爭取更多在研討會上的交流經驗與文章出版的機會，因此儘管洋博士生也會感受到求職上的競爭焦慮，但土博士在這方面的感受則會更強烈，更不用說在外語使用上的劣勢，這些都會成為土博士在求學路上的焦慮與壓力來源；第二點是，在國內文學院土博士由於前述在研究上的競爭壓力，使得他們幾乎只能顧及學術研究，而難以兼顧經濟或家庭的需要。在國內，敝系對博士生的薪資或者說獎助學金的待遇似乎已經是相當不錯（每個月基本給3萬台幣），但仍不及國外學校給的金額，比如舉個例子，筆者曾收到相關的西澳大利亞大學的博士生獎學金訊息，是每年基本給3萬澳幣（依據現行匯率大約63萬6千台幣），那麼每個月就是大約5萬3千元台幣。根據NUMBEO網站，當地物價大約比台北貴上25%，這樣算下來，國外大學給博士生的基本待遇依然高上一截。之所以提這件事的原因不在於單純抱怨土博士生的薪資待遇不好，而是在於強調當國內學術與教育機構對博士生的生涯與職涯方面的制度缺乏同理與適當規劃。土博士乃是國內高等研究人才的主要來源（基於洋博士很可能選擇留在國外的機構而不會回國），那麼當投入土博士本身是個待遇相對不佳，未來又高度不確定的生涯選項時，國內大部分的土博士就是靠著燃燒自己對學術研究的熱情在支撐，但由於他們基本上被困在一個投入的心力與報酬不成比例，不確定的未來與學界的高度競爭壓力又使得個人容易專注在如何拚出版，而忽略與他人或家庭連結的框架中，目前對於土博士的待遇其實對其個人生涯、家庭關係、高教制度或國家發展都難以帶來健全的幫助。

分析完上述關於土博士的基本困境之後，回到我個人的經驗，由於上述的基本困境所帶來的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壓力與想要增強在學界的競爭力，我只專注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外語學習，並另外接下來自嘉義女中所委託的關於108課綱新課程的教學工作，因而忽略了與他人或家庭關係的經營上該有的溫度與體貼（因為我滿腦只想著該如何順利完成手上的工作）。而這學期能獲得這筆獎學金，事實上對於我上述的困境是相當有幫助的。首先，它緩解了我的經濟壓力，而不需要為了籌措應付未來不確定性的資金，而接下其他雖然能幫助賺錢，但也同時帶來可觀負擔的工作，而能使我專注在研究與學習上。其次，為了增加未來在學界的競爭力，我打從就讀博士班起就有打算申請像教育部的千里馬計畫，前往與自己博士研究方向一致的國外學校進行訪問交流。但後來發現，千里馬計畫的補助只有一定的限度，並無法補足我想訪問的大學（劍橋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的生活費，而這也是我之所以打從前幾年就努力存錢的一部分原因，很高興獲得這筆獎學金，因為它將能補充我一些去國外大學交流訪問的資金需求。

關於未來，如果能力允許的話，我將繼續學習外文，並且延續目前手上的研究計畫，比如在實務問題的科學研究中，多元的取向如何共同產生知識上的貢獻，並且也打算在科學哲學上，進一步釐清研究者意向、社會背景、研究工具與知識產品彼此之間的關係。正好，這些研究計畫其實都部分奠基與延續於劍橋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中的Hasok Chang跟Anna Alexandrova的哲學思想。我自認這條路不算容易，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並正在尋求寫作與發表一篇奠基於Hasok Chang多元論思想的文章。但無論如何，感謝「嘉有機會」獎助學金幫助我離訪問劍橋大學這個目標更靠近了一步，感謝獎助人與評審委員，不知道如何表達這樣的感激之情，只能說真的是由衷地感謝，我會好好努力。